

过堂风

潘新日

我看他们搂着蒲席，在大门的地上用笤帚画了几下，便在弥漫着灰尘的地上把席铺上，两个人并排躺了下去。

我踮着脚，轻轻走过他们家。

院外的果树挑着果实，枝头弯了下去，叶子都被午后的阳光晒得委屈地蜷着身子，一点也不舒心。一只红蜻蜓停在果子上，不停地抖动着翅膀。地上的灰起了厚厚一层，脚放上去，热乎乎的，不过，还能感受到柔软和细细的沙粒。

我一家一家地窜，想找个人去河里洗澡，但他们都被大人押着午休，没人搭理我。村子似乎都睡下了，连燕林家的大黄狗也懒得吼叫，吐着长长的舌头，在树荫下喘气。

我找不到人，先是在秃老二的菜瓜地里扫荡了一遍，找到了几个小菜瓜，在衣服上蹭了蹭外面的绒毛，坐在瓜地边的田埂上吃起来，说真的，除了青青的味道，一点甜味都没有，更不用说晒得烫手，除了热，没啥感觉。

连桂幽灵般出现时，我父亲正拎着我的耳朵，用指头猛戳我的头。那一刻，我觉得父亲太强大了，动一下指头都那么疼。连桂傻了，他惊讶地、眼睁睁地看着我被父亲扭着走，也不敢吱声。

我当然不甘心被这样扭回来，时不时地用眼睛的余光捫摸，连桂还站在那。本来，我们是约好了的。

我记不得我小时候有多少次这样的经历，但我仍然对夏天能这样到河里洗一次澡抱着极大的幻想。不过，在那样的年代，哪家大人肯让自家的孩子自己跑到河里洗澡，这条河已经吞噬了好几个年轻人的生命，何况我们小孩，听说那里午后总会闹鬼……

睡吧！父亲指着大门地上的席

子，躺了下去。

我没有午睡的习惯，最害怕陪父亲午休了。说实话，在大门的地上睡真的比在热辣辣的外面野强多的，即使再热，也会有溜溜的过堂风路过，比摇一把破扇子强多了，很多时候，我都是在煎熬中度过午休的两个多小时。

我一直很留恋我们村子里的过堂风。村民们多么聪明，家家户户都建有门楼，高高的大门，宽宽的过道，不能不说在没有电的年代里，不失为最好的避暑方式。

伏天是乡下最难熬的日子，大人们会把地上洒上水，而后再把席子放在上面睡，我体验过几回，强多了，过堂风多少有点凉意。

我有时候爱想，贫穷时代的人

们该有多少的智慧和创造要发生啊！厚厚的土坯墙加上密不透风的茅草竟让乡下的家冬暖夏凉，尤其大门里的过堂风，丝丝清凉，阵阵爽飒，给人无穷的抚慰。

当然，过道越深越好，村子里比着建，一家比一家宽。

不过，更多时候，家里有老人的，大人们还是怕老人在夏天逝去的。老家有个习惯，老人是要在家待上三天才可以出殡的，碰到这个时候，大人们也只好在棺材下放几盆凉水用来降温，不像现在有冰棺，还有冰，方便实用。

现在，电扇有了，空调有了，但在我的印象里，都不及乡下的过堂风。

我喜欢乡下的过堂风，它时常在梦里把我吹醒，带着花香和雨露。



比美 苗吉 摄

种星星的人

谢光明

夜晚，我从县城去数十里外的老家。末班车到了镇上后掉头返回县城，我还要徒步走十几里路才能到家。月色朦胧，机耕路一旁是山坡，山坡上种着许多玉米和芝麻，一旁是水汪汪的稻田，连绵的蛙声此起彼伏。四野清寂，正值玉米挂须，水稻开花的季节，空气里到处弥漫着扑鼻的清香，耳畔甚至能听见水稻吮吸水分使劲灌浆的声音。夜幕旷野下，出现了一个简易的山棚。看见我手电筒摇晃的光柱和不时踢着石子的脚步声，棚里传来两声熟悉的咳嗽。那是老五叔的声音，咳嗽是他在向我这个路人打招呼，询问我是谁。

“五叔。”我知道这块田是老五叔家的，一边喊，一边踩着滑腻的田埂走到棚里去看他。老五叔并没老，他是个寡言的老实人，50来岁，单手还能轻松举起板车，一餐要吃两葵花大碗的米饭。村里青壮

年都去城里打工了，但他不去，他说村里许多事情离不开男人。如今，农村退耕还林的树木成林，生态恢复了，野猪多了起来，所以晚上他要守在棚里看野猪。山棚用四根杉树做柱子，四周用篾片围起来，里面一张用竹片搭建的床被红藤紧紧地固定。山棚四周爬满了南瓜和冬瓜的藤蔓，藤蔓一边挂着瓜果一边开着黄的白的花，有的藤蔓甚至爬到枕头边来。山棚位置好，睡在里面，既可以听到山上的动静，稻田也一览无余。

夜蛾纷飞，三言两语后，老五叔关了矿灯，点燃香烟，棚里顿时漆黑一片，只有他手里的烟头萤火虫似的忽明忽暗。老五叔话不多，其实他说什么，我也没在意，因为我已经心不在焉，心被稻田里闪烁的一坨坨星空迷住了。满天繁星倒影在水田里，星星点点，间或有几只萤火虫，流星一样在星空徘徊，

这样的场景使人想起梵高的那幅《星空》油画，只是没有梵高油画那锥心的忧郁，多了夏虫温柔的呢喃。一只青蛙，缓慢地移动身体，它每迈动一步，就扯动水田一层浅浅的水纹，那个角落的星空就扭曲变形，明亮的弯月流汤似地溢出，在水面荡漾。青蛙找到更舒适的位置后安静下来，水田恢复平静，水面又铺满了繁星，清溪落樱一般安静，宁静里又充斥无所不在的调皮与喧闹。密密麻麻的星星，就像是秋后的玉米和谷粒，让人喜悦舒心。

我忽然十分羡慕老五叔，他种的是谷粒和玉米，收获的是月亮和星星。他把星星种在田里，把玉米粒和谷粒撒在夜空。月亮，它的个头有点大，像白胖胖的冬瓜和圆鼓鼓的南瓜，挂在天上，就仿佛是躺在老五叔家的谷仓里。这美好的夜晚，虽然夜幕沉沉，我心里就像挂着星星和月亮一般敞亮。

只栽鲜花

徐成文

幼时在农村度过，发现很多家的房前屋后的菜园子栅栏边缘，总是栽种一些锋利的野刺。大人们告诉我：怕有猫狗进入毁坏蔬菜。稍大一些，我终于知晓，其实人们防猫防狗是假，其实是防过路人伸手进来来个顺手牵羊，扯点小蒜、小葱什么的。母亲总告诫我，不要靠近别人家的菜园子栅栏，担心我被张牙舞爪的野刺碰着。

那天清晨，哥哥奉命去我家的菜园子扯点小葱。很快哥哥返回，上气不接下气：“妈，我家的小葱被过路人偷了几丛！”原来，我家的菜园子栅栏处空空荡荡，根本没有像别人家那样栽种着锋利的野刺。

我们几个孩子“上奏”母亲，说我们也可以到森林里挖些野刺回来栽种在栅栏边缘。这样，要是哪个小偷想伸手来扯点蒜葱，自然会让他猫爪糍粑——脱不了爪爪（手）！

纵使我们几个孩子说破了嘴皮，母亲就是不答应。她说：“孩子们，过路人顺手扯几颗小蒜、小葱做个作料，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啊？他们又不是天天来，偶尔一两次又何妨！”我们见母亲“不可救药”，只好作罢。

不几天，母亲居然在菜园子栅栏边缘栽种一些牡丹幼苗，说是栅栏边缘栽种一些牡丹，一是防止猫狗的进入，二是给菜园子增添色彩，方便过路人看点花草。我们很是纳闷，母亲不在菜园子栅栏处栽种野刺，居然栽种牡丹，娇艳的牡丹能防止伸手扯点小蒜小葱的小偷么？

我们带着疑问和日子一道步入深秋。“快点起床！灶屋着火了！”母亲的呼叫声吼醒了酣睡中的我们。我们爬将起来，见火苗在狂风的携带下，肆意狂妄，如果不及时将火苗扑灭，我们的家正屋就要毁于一旦。正屋里陈放着我们的衣服、粮食，那是我们一家人赖以生存的“宝贝”。母亲和哥哥姐姐忙着将正屋的东西抢到房屋旁边的一块空地，命令我去通知邻居们。我飞奔起来，在山梁上喊破喉咙。很快，一团团火把快速向我家移动，邻居们拿着盆子朝我家赶来。几个身强力壮的男人快速踏上屋脊，用工具掐断火源，其余人一盆水一盆水泼向火源。不到几分钟，火苗熄灭了，正屋的东西抢完了。我们家一根针线也没有损失。

邻居们依次散去，安顿下来的母亲把我们叫到身边，语重心长：这下你们知道我为什么不在菜园子栅栏处栽种野刺了吧。

事后，我们一直记着母亲的教导：生活中多栽鲜花，不栽野刺！一路走来，得到很多人的鼎力相助，都得感谢平时的“只栽鲜花”！